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七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九年盡十三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疏毛本脫伯字包氏愼言云四月書戊申據厤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日也下書葬鄭獻公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當以慢葬書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誤蠆左氏作蠆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疏注微辭至故書○舊疏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云得寶玉大弓

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爲一事通義云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孔氏之義甚是惟於何氏微辭意未合○注不以至當除○舊疏云上注云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知不復絕之者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注以竊注蒙上○校勘記出知得例不蒙上云郛本下有月字諸本皆脫疏云不蒙上月按紹熙本有月字上八年冬下無月知書盜竊寶玉大弓上不月故此亦不蒙上四月文矣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不言得之故故孔氏據左氏爲說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晉也善晉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

疏杜云五氏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曰請報寒氏之役即此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五氏城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晉則五氏非晉地矣○注欲伐至而去○舊疏

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次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卽能敗宋師齊師能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强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衛所以强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釋文作卻難云亦作却解詁箋云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解詁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當爲一例劉氏蓋用杜氏說以五氏爲晉地然邯鄲去魯絕遠魯何爲恐之而書以刺微弱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

〔疏〕注月者至不易○正以平例時下十一年冬及鄭平是也此月故解之齊侯欲執定公事詳下注解詁箋云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陵不易謂不佼易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

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此下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爲易辭也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皆各有爲也齊未與晉合於魯盜在齊晉無法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疏左氏作夾谷杜云即祝其水經注淮水篇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夾口浦史記注引服又云東海祝其縣是也大事表云舊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是爲定公會齊侯處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在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在今萊蕪縣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險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名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又日知錄云金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

此水經注洧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楡縣西四十里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者爲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楡縣西五十里之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竟上胡爲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卽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爲允按顧氏之日知錄尙未實指所在杜解之補正定在萊蕪故沈氏依而用之

公至自頰谷（注）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疏）注致地至致也○鄂本誅侏儒下疊侏儒二字又故致也鄂本作故致地按紹熙本與鄂本同當從之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此上平書月爲頰谷之會不易不得意可知今而致地故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舊疏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

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左傳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衍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史記齊世家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覇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徇讓景公景公懟乃歸魯侵地以謝孔子世家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新語五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來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

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漢書陳湯傳東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後漢書陳禪傳昔齊曾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張升傳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皆用公羊說其穀梁左傳史記新語與公羊詳略互見蓋皆傳聞之異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疏）杜云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大事表云博縣爲今之泰安府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府境相接一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即兗州府泗水縣水經注汶水篇其水自谿而東瀦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注引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用不得其山也漢書五行志引來作侏地理志引讙作鄆說文亦作鄆歸者復還所取之物之謂禮記祭義云子全而歸之孟子盡心云久假而不歸皆歸還之義也

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注〕據齊嘗取魯邑〔疏〕注據齊嘗取魯邑○舊疏云卽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齊人取讙及僤之文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舊疏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爲司空既爲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是也○注孔子至之也○左傳哀十四年傳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注違不從也後漢書朱景等傳注違失也廣雅釋詁違僻也言無有僻失故無不從也○注不言至之家○孟子萬章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拔世家季孫使人名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是孔子未仕季氏孟子所言卽謂仕於定公也季氏執政故曰於季桓子故此傳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齊人爲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

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
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寳同夫子雖
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注齊侯至還之○舊疏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
孔子世家之文校勘記出或過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
作獲皆據正穀梁注引作獲按紹熙本亦作獲世家云景公
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
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
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之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
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穀梁敘此
語在斬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充州
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城正任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
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
新語又云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
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於魯
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
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
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是也舊疏云其四邑
者蓋運也讙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
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多竊

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卽云上二邑邑內人
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
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
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按何注四邑蓋三邑之為運也
讙也邑也龜陰田也据左傳皆在汝陽也索隱引左傳鄆讙
及龜之田是鄆讙與龜陰別○注歸濟至實同○齊人來歸
竊實見莊六年按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來也彼
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乎我也曷為未絕乎我齊
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往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
賦何屬于曾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
邑是彼與魯未絕故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不應復
得之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是也○注夫
于至之驗○正以魯不應復得故夫了不欲受也讎疏云四
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
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川君于不責也解誥箋云傳此
注義例聞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卅孔于則聖化及天下宮
以臨臨反侵地為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泪撓魯政郎歸
女樂之茂受女樂夫惡不可言也而左氏殺衆以反侵地為
聖功陋矣頻谷書致者盍齊以魯有聖人付加體為故也齊
極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林惕俗以聖人相君而置
之危地只效曹沐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偪奸哉何召依進之
辭去之而義益長矣劉意以上討斷谷之會致地此注及謝

過一節須刪去按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序並載其事則當時容或有之孔子不必藉此威齊而齊人之歸田亦未嘗不因此存之固無損聖德焉聖人因齊不置君危地而危陋之來亦聖人所不能預禁則有不如此而不可者禮記儒行云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此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過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實自述也若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侏儒是也舊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止傳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疏）齊乘云郈城在沂州東三十六里水經注無鹽縣之郈鄉城郈即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里是也通義云郈費皆內邑不聽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費爲郈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郈穀梁亦作郈自當以郈字爲正且郈邑屬叔孫氏故圍郈叔孫爲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於費帥師者當爲季氏不當獨任

叔孫也以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受之譌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舊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禮記檀弓泄柳唐石經作世柳

宋公子池出奔陳（疏）釋文池左氏作地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邪本奔作犇按池與地皆从也得聲於古讀若它莊子大宗師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崔同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五支池古音駝六至地古音沱陳第曰詩柄地在斯下韻裼與今音同及讀屏原楠頌以過猗地讀平聲正叶沱字楊雄羽獵賦亦同此例按斯干九章以地瓦儀議羅而予裼二字可不入韻不當以此證其爲今音也閩監毛本誤以釋文池左氏作地爲注語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蓋（疏）左氏穀梁蓋作安甫舊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蓋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差繆略云安甫公羊作蓋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

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彄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疏】左氏經脫下宋字○注復出至言之○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左傳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出奔陳則以欲帥國人出爲辰事不可同於公羊也○注公子至是也○下十一年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皆在惡之科也又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是則辰爲不得已從仲佗等出矣舊疏云知非辰彊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彊之矣穀梁注云辰爲佗所彊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彊作彊集鈔本作強是也通義云佗彊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義或然也○注三大至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此亦三大夫出奔不月故解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注）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疏）注不復至明矣○舊疏云以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奉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注辰言至坐重○隱元年傳及猶汲汲又云及我欲之明上奔為不得已故書暨此叛為長汲汲故變暨言及舊疏云言當坐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于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通義云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貪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注不言至可知○決上宋公之弟辰以下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疏）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

無敝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子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叔還如鄭莅盟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莅作莅鄂本作莅一从艸一从水此合并爲莅非遇義云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莅盟同爲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疏注不月至略之○釋文弒作殺云音試所見世小國卒例書日月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日月故解之子未三年失衆見弒者卽下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是也知失衆者以其稱國以弒故也又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此亦宜日月而不日月亦略辭也校勘記云解云禍端在定亦有作在是者今解從定按薛弒其君比卽在定十三年則此作定非也定當從是今按禍端在定卽謂禍端在定之當廢不廢也不必改是字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疏）穀梁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邪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彼疏云何休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則范注肯鄭釋廢疾語諸本脫去釋廢疾曰皆誤作范注矣劉氏逢祿難云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於春秋是也通義云㨿助曰毀全除之墮但損之水經注汶水篇汶水自桃鄉四分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之郈鄉城南郈昭伯之故邑也漏起闕雞矣春秋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據城費（疏）注據城費見襄七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疏）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下塗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劭曰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濫從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

强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是其事也通義云所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爲中都宰時此據爲司空時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定十年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則爲司空時爲季孫所重齊人遂懼求歸四邑及作司寇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作傳文言其事矣據此三月蓋猶論語雍也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三月言其久耳不必僅三月不違也

曰家不藏甲疏禮記禮運云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爲脅君漢書毋將隆傳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邑無百雉之城疏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注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

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疏〕注二大至患之○卽上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又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屬是按左傳懸記南蒯公山弗狃等以費叛侯犯以郈叛等事明二邑大夫數叛故患之也○注以問至墮之○舊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按孔子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人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其事也○注故君至其言○論語憲問篇文○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

雉者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校勘記毛詩小雅鄭箋引而作爲下而雉同○注八尺至十尺○舊疏云八尺曰版者韓詩外傳文校勘記云當作內傳傳注版作板當從此說文木部栽下段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楨幹題曰楨植于兩頭之長杙也旁曰幹植于兩邊之長杙也而後橫施板于兩邊幹內以繩束幹資上棻之一板竣則層絫而上詩曰縮版以載是也何注

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曰戴禮韓詩也鄭箋詩引此傳而釋之曰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五堵而雉

注二百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詩鴻雁正義引王肅期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

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注二萬至制也○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按坊記注以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殊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隘左傳疏引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十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何說雉積與韓詩說合雉此未及板之廣耳毛詩疏引異義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

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鄭辨之云左氏傳說
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
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令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
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
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
於是定可知矣按如左傳則大都三國之一郎正得百雉正
合大夫之正孔子何爲言邑無百雉之城隳郈隳費耶如其
合御郿費大夫有辭以對聖人能違禮爲之耶周禮典命注
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
里典命疏引書無逆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
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
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
賣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
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
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與鄭一解
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賞過百
雉矣而云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較京城之
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据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按
鄭爲兩解者以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
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以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則
公九命當九里侯伯七命當七里子男五命當五里詩大雅

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減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
之侯也賈公彥云雖故殷制仍服事服木取十二里則周之
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
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按此則郭駁異
義所主所謂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
記疏者也通義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壘子
曰率前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
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
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于言二里之城
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攷工記云
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
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
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十里之城
其積三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强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
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
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云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利不利公
室故誤使壁之按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疑何注二
萬尺脫公侯方百雉語故舊疏如此也所謂方者不必如開
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無方
字也何注明云周十一里有奇孔氏以每面五百丈近三里
之城計之亦合其實何氏之說不可通於周禮何氏引禮說
云天子千雉則奚止十二里哉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舉其邑之至小者而言今縣城有周三里者矣不必即指國都亦不必泥方宇立說即匠人典命亦不必强合孔氏以典命所記爲外城匠人所記爲內城亦以意言耳百雉之城公侯之制家邑不得同之今三家私邑僭擬國都故孔子云然也孔氏又云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義亦可通然周禮說與禮戴詩韓春秋公羊不必强爲合也存之〇注禮天至十雉〇舊疏以天子千雉及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皆春秋說文按何注引禮或逸禮禮緯亦有是語蓋受百雉之城十何氏中春秋說文也匠人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蓋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城及都城之高也何氏自論周城之數輿彼不同〇注天子至軒城〇舊疏云春秋說文初學記引白虎通云天子曰嵩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千城即軒城音義通軒城闕一而則不敢自專之義〇注軒城至過也〇說文摩部亭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段注云闕之義同缺引何氏公羊此注軒城者闕南而以受過也按毛詩出其東門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闍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天子南城門有臺故新序雜事五云夫子居闍闉之中是也闉即宣十五年傳之堙堙即包城

臺言韓詩外傳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即堙也亦即說文之闉闍樓上戶也闉在高處可以眺望故也鄭爲諸侯無南城門其闉三面皆有城城皆有臺故子衿詩云在城闕兮是也闕即缺隸變爲缺三面有臺南方獨無故爲缺軒懸之缺南方故亦曰軒猶泮水之缺北方皆爲下乎天子也毛詩之闕乃缺之段借非象魏之闕陳氏與詩毛傳疏引爾雅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等語釋之誤矣毛詩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即謂城門之闕非見觀闕之闕也南方亦有城垣但無臺爾不必如舊疏所云不設射垣以備守也舊疏又云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然至作舊疏時未必春秋古城仍有存者且後代小邑亦有四門不全其一面無城樓者蓋即缺之遺象與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注不能至澤廢○舊疏云謂三月之後違之按如受齊人所歸田其一事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據麻當爲九月之二十八日時麻不閏六月故十月有癸亥下又書十一月丙寅朔是當時於十一月後方置閏也左氏穀梁作齊侯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晉侯方音之譌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作晉誤也宋張洽云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按古齊晉多混說詳昭十年

齊欒施來奔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弑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五行志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庚午朔大二月庚子朔小三月己巳朔大四月乙亥朔小五月庚辰朔大六月月丁卯朔大七月丁酉朔小八月丙寅朔大九月丙申朔小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〇注是後至以叛〇薛弑君在下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叛亦同時舊疏云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弑君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弑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五行志下之下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疏〇注成仲孫氏邑〇說文邑部郕

古氏邑段注今春秋經傳皆作成郕成古今字也左傳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杜云成孟氏邑此年左傳云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注成在魯北境故拔孟氏邑之成非姬姓郕國之郕也隱五年衞師入郕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文之昭也各書皆从邑作郕而許於郕下不云姬姓之國者蓋許所据左氏郕成字互易不可以今所据繩許也公羊郕國之字作盛或盛為姬姓國之正字郕為孟氏邑之正字也古郕國在今兗州府汶上縣北二十里有郕城孟氏之城地當近杞也○注圍成至叛邑○圍例時宜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也此書月又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此在內而致故並須解之嶲疏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者郎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是其義也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土而美之者道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背從王伐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猶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土當采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拔何氏彼注即天子不親征下土之義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明諸侯有罪天子當命方伯討之也諸侯不親征叛邑者舊疏云正

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爲春秋所刺也沈氏欽韓云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大夫方命者也校勘記出下士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上作士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士皆據正○注公親至錄之○校勘記出故危錄之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有矣 左傳載公歛處父又曰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是其不能服也公親圍成而不克恥甚故爲從他國來文書月以危之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是也穀梁傳何以致危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侵伐人國且不必皆危僅邊齊何危爾通義引趙汸曰昭圍成不月與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疏 穀梁脫衛侯二字左氏穀梁瑕作葭左傳賈鄭氏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大事表云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

夏築蛇淵囿疏 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大事表云蛇在今濟南府肥城縣南成十八年注云刺奢泰妨民也

大蒐于比蒲疏 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又昭八年蒐于紅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

書也此叅與彼同釋文作大庾云本又作蒐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疏 大事表云即今太原府之太原縣唐叔始封時故都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古唐國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日尋干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杜注大夏晉陽也曰大夏曰太原曰大鹵曰夏墟曰唐曰晉日鄂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後爲趙氏食邑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古晉陽城在縣治東北包氏愼言云鞅意非叛無君命而持兵向國事同於叛論罪當誅潛研堂荅問云欒孫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君不可專其私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人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是也雖非貳叛未奉君命擅據私邑故書入書以叛罪之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疏 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晉取朝歌大事表云朝歌即今河南衞輝府淇縣衞始封時故都後入于晉孔疏衞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遷楚丘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左穀無

及字此及衎文也釋文不言左穀無及字知陸所見本無矣荀寅士吉射侑釣罪等非有首從無爲言及也通義云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質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出犾同以入言之者雖君有國臣不專地荀專私邑以叛即與入公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據叛與出入惡同(疏)注據叛至惡同○桓十五年傳云歸者出入無惡此上已書叛明出入惡矣今此反書歸故難之 以地正國也(注)謂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舊疏云趙鞅以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注軍以至以地○昭元年有千乘之國注云十井爲一乘是也撥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以舒頌及司馬法計之每乘三十人也 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

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疏注無君至誅事○哀三年疏引作書歸而赦之穀梁注引凱曰專人晉陽以與甲兵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舊疏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道赦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爲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赦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後漢書董卓傳昔趙鞅興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楊乘傳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雖力是視皆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爲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荷無君命不免爲叛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在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淸君側之惡爲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

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
命則廢而偁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
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
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
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
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解詁箋云傳例言復歸者出惡歸無
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上入邑以叛
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者著其以清
君側爲名書入則不能著非爲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其出
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若以命故反與以出入無惡之文
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若欲救之則當以出惡
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按趙世家晉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
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
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
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殺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荀寅范
吉射與午善謀作亂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
圍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免
范中行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
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
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是亦以其無
君命故也又云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
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

又劇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按史記所載本之左傳以事而論趙鞅與韓魏相比同以私怨逐荀范荀范始亂又有代公之罪故趙鞅雖惡然其歸也有君命明知晉君之命即韓魏所挾之命但既奉君命春秋即以權屬君故其不奉君命也則曰叛其奉君命也則曰歸尊君抑臣尊綱紀於一幾而已○注晉陽至逐之○左傳注云晉陽趙鞅邑按趙襄始封于溫故文五年傳趙衰稱溫季其封晉陽不知何代

薛弒其君比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九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　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七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十四年
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疏禮記檀弓云公叔朮有同母異文之昆弟死注朮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拔朮朱戌古音同部得通也

晉趙陽出奔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趙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杜云陽趙黶孫疏引世本云黶生昭子舉舉生虎虎生陽兼卽黶也按左傳以陽爲成黨證之世本當從左氏作衛此及穀梁蓋因上年冬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故誤衞爲晉毛本又誤陽爲鞅鞅已歸于晉無復有奔宋事也差繆略云衞公羊作晉按今公穀並作晉

三月辛巳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左穀皆作二月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義述聞云三

當爲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云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牄二傳作牂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二爲三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巳月之二十三日

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疏左氏穀梁作公孫佗人唐石經佗字人旁磨改牄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按牂牄音近說文羊部牂从羊爿聲倉部牄从倉爿聲皆从爿得聲也鄂本牄誤搶蜀大字本誤牄○注不別至爲重○舊疏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言以歸不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明經楚陳以滅人爲重者二國之鄰擬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非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也頓子以不死位爲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爲重也按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故注云然不言所歸略也

夏衞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爲下卒出（疏）釋文醉李本又作檇李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由拳云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大事表云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句踐歸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然則與闔廬戰時檇李猶爲吳地杜氏通典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府之地也古檇李城在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左氏穀梁作檇李杜云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說文木部檇以木有所擣也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檇李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集解檇音醉賈逵曰檇李越地漢書地理志敗之雋李師古曰雋音醉越絕書諸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就李爲語兒鄉沈氏欽韓闌就李即檇李也嘉興府志檇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檇醉皆方音之轉○往月者爲下卒出○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兩夷相敗宜略於諸夏不合月今此書月故云爲下卒出也吳子光卒月者襄十二年吳子乘卒注云卒皆不日吳遠於楚是也

吳子光卒（疏）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通

義云趙汸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疏釋文堅本又作掔音牽左氏作牽按穀梁亦作牽易睽六四牽羊悔亡子夏傳牽作掔是牽堅掔音義同杜云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大事表云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城今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本連壤內黃今屬河南彰德府濬縣屬衛輝府一統志牽城在衛輝府濬縣北十八里水經注淇水篇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是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疏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鄄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或謂之洮按洮城宋滅曹爲宋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疏通義云貢道周曰歸脤而不舉日月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脤說文作祳鄭人注周禮地官掌蜃引作蜃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注天子至氏通○周

禮大宗伯疏云石尙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舊疏云何直言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爲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上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尙天子之士石氏尙名釋例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尙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纖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脤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彼疏云注引左氏云石尙來歸蜃公羊以爲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爲蜃是祭社之器爲蜃也按周禮直云蜃器之蜃不別宜社者爲蜃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宗廟四望山川皆同故引鬯人文爲證蜃灰可以飾物祭器皆用之因謂祭器爲蜃也而鄭氏注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則又云蜃畫爲蜃形蜯曰含漿尊之象

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脤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何往云實俎肉也則脤即俎中肉分賜臣下者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不云宜社之肉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又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脤于社注脤宜社之肉則以爲宜社之肉者左氏說也然彼傳因成子受脤于社故云脤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之脤非脤專爲宜社之肉也○注實俎肉也○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乃爲高俎注俎者所以薦肉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几也士冠禮注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故謂實爲俎肉也

腥曰脤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得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疏〕周禮引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則以脤與膰分社廟之祭說文示部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祳說文多用古文春秋說也又䊩下云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䊩焉以饋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其先王者亦引是經蓋亦用左氏義穀梁傳與此同則今文春秋說也按釋文燔本亦作膰又作䊩唐石經諸本同作燔盧氏文弨考證云䊩疑譌

字之誤說文火部燔爇也詩小雅楚茨或燔或炙箋云燔燔肉也炙肝也大雅生民云載燔載烈傳傅火曰燔左傳僖二十四年天子有事膰焉襄二十二年左傳與執燔焉孟子告子燔肉不至皆謂熟肉焉似不必分別社廟亦謂之胙僖九年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是也○注禮諸至俎實○論語鄉黨云祭於公不宿肉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則彼注以下當作以上是故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明孔子大夫故侯君之猶致後膰肉不至故不脫冕而行也然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歸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當堂下祭畢後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曲禮所云乃助祭之臣各獻俎肉所謂賓俎與君賜之胙同名脤膰也故左傳昭十六年云為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即受賜之肉賓脤即賓俎也彼大夫助祭諸侯之禮雜記所謂絻而祭於公者知諸侯助祭天子亦有歸脤之事詩大雅文王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脤作祼將常服黼冔是也諸侯助祭事也禮記祭統云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又曰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諸侯助祭亦必致膰故孔子異姓大夫有不宿肉之事則古文家以脤燔專遺同姓之國非也故左傳有賜齊侯胙事識

文胙祭福肉也又有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燔焉之事蓋二王後及有功德者亦得賜焉○注時魯至譏之○舊疏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脤以譏之按如左傳所記賜齊桓胙及有事燔宋則似天子賜脤不專及助祭諸侯矣然春秋書之不得無故何云譏之或春秋制與穀梁以爲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注主書上之義○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明君臣以義故得去父子以恩不得去也舊疏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爲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終宗闔人周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隨宜罪譴其會克改衞有逐之佗國爲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加弥與宜咎之從甯有去父之義乎令大子以小小無道衞侯怨而逐之父無殺已之意大子怨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衞侯逐子非爲父之道大子去父失爲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衞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爲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過避必當殺已如此之時甯得陷父於惡

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但衞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聵出奔書氏譏之耳按疏語甚通惟責備申生太過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得去之義明矣孔子責曾子小則受大則走亦止謂暫避其怒耳宜曰之事書缺有閒不得据爲典要

衞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疏注譏亟也○舊疏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爲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案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疏注書者至都也○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

通義云杜元凱以爲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郎部言公者乃特議也按杜注亦不以意言耳○注如入至朝禮○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按若會于比蒲儀可書地不地明在國內故不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何朝之有若其行朝則當如僖二十八年書公朝于王所之例矣杜說恐未當○注古者至之地○曲禮下文○注考德至過誤○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義亦通於此○注言公至于廟○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于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是則朝於聘更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當于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

樂以聞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疏杜云魯邑大事表云莒繫以父者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爲莒父宰即此今爲沂州府莒州地霄在今莒州竟杜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衞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縱遠要亦約略言之耳一統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州爲莒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王氏瑬四書地理考云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士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如鄭取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魯有郱地而謂之郱然

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即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
莒接壤可也說文邑部有邾字地名从邑少聲玉篇亦云魯
地名古霽邾聲同但未知在今何地○注去冬至不朝○史
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
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
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
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
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世家歸女樂去魯適
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
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
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
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
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之十三歲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
之間夫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當在春故誤不書當以衛世
家爲正按孔子雖攝相事而執政究係三家如築囿大蒐雖
曰勞民尚於閔故未爲大害孔子必事誤阻足孟子所謂不
可譏也不得據以證孔子世家非而年表衛世家是也韓非
內儲說仲尼爲政子魯齊景公患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

之遷祇尚位遺哀公女樂以驕縱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
故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大
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孔子
爲政在定公時黎且曰中不得稱讒當是魯公之謨諫之不
聽乃去於犁人去父毋邦之道尤爲周到觀齊歸女樂不敢
直陳魯廷或因孔子諫止之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諫
犁鉏之介聖兮注介閒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
齊景公患之犁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
樂以驕其志爲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
絕齊景公曰善乃令犁鉏以女樂遺魯公樂之公怠於政事
仲尼諫之不聽遂去之不言其何年也舊疏云隱六年傳春
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解之是歲
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即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爲魯大
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若以家語言之則定九年始爲
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
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裕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
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家語相魯文也按校勘記出粥羔肫
者不飾云此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皆肫作豚毛本始改爲
肫非按史記家語皆作羔豚不飾者舊疏引舊說云魯前之
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爲相此事乃止故曰粥
羔豚者不飾也按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
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皆予之以歸是也齊饋北而事魯世家無文或何以意增之
饋女樂以間之論語微子作歸女樂彼釋文歸如字鄭作饋
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作饋文選鄒
陽上書注引論語亦作饋並與何鄭本同漢書禮樂志云是
時周室大壞桑閒濮上鄭衞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
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
求利列國以相閒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歸魯而孔子
行顏注餽亦饋字引論語作餽疑亦餽字也季桓子受之三
日不朝論語亦有是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
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注當坐
淫故貶之○舊疏云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
坐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則
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余何外淫也是諸
侯外淫者絕受女樂差於外淫故貶去冬也冬者四時之名
也春秋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
今魯受女樂怠政事故去冬明不能承天成化也春秋正辭
云去冬何也不終也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
故曰不終易曰無喪無得其吾聖人與訖至亦末編并贏其
瓶因夫季桓子與適義云去冬者歸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
哉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雖違而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
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齊人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
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

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實受女樂在是冬之證○注歸女至不書○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據正按此與莊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社同義彼注云觀社者觀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蓋淫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社小惡書此亦諱淫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解齊人歸女樂章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卽云已之本出山館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卽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樂雖不為諱亦不書為其附嫌近害非謂受女樂可不諱也○注或說至象也○舊疏云孔子自書春秋而貶去冬失譏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拜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逮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國惡直如南蕭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駁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疏通義云月者爲下錄郊牛之變是也正以朝例時故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注据食角疏注据食角○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列子黃帝篇漫言曰釋文漫散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注漫漫無厓際之貌也漢書揚雄傳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注曼漶不分別貌牛身徧爲鼠傷散漫無際故曰漫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漫即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汹濊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从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

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偏食其身於義何未盡得揚雄傳爲其泰曼德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按何云偏食其身卽包有曼延之義因傳文作漫是漫散意當是其身偏食之象○包注災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今牛體偏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倈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經義雜記云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注不舉至甚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爲復矣所以爲內災甚之也○注錄內至是也○卽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舉食以甚之猶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十九日上四年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仇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

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日者從滅沈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亥月之朔日

曷為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注據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魯郊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義也舊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禮記祭義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郊牛死應即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限矣

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

事雖吉猶不當爲也不舉卜者從可知

疏注已卜至郊也○舊疏云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皆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以僖三十一年傳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爲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施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滕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其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吉也通義云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稷牲唯具之正哀元年穀梁傳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意以郊在四月五月是以夏始承春比之秋九月郊猶爲可也又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五卜彊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按四卜見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見成十年此亦五月而非五卜彼不易牲此因牛死至三月未始卜四月上辛不吉又於四月末卜五月上辛得吉始郊故也○注易曰至爲也○易蒙彖傳文舊疏引鄭注云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惕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從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按四卜五卜皆再三瀆也故二傳皆云非禮舊疏引之者欲道將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龜筮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卦彖之義乃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令此乃卜也而引之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非之宜卽五月郊天是也雖吉猶不當爲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爲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爲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義或然也○注不舉至可知○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舉卜令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日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二月杜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胡氏培

翬燕寢考云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按說苑修文云春秋曰王中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曰高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曰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子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寢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路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路寢何承明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之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穀梁傳曰非正也公羊左氏無傳何氏莊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與劉子政義大同

鄭軒達師師伐宋【疏】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疏】舊疏云左氏作蘧挐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蘧誤遽疏同盧文弨曰左氏經作渠蒢傳作蘧挐按蘧遽渠蒢挐音義皆通左氏成八年傳與渠巨公立於池上注渠巨邑名邑縣有蘧里困學紀聞云崔駰七依云夏屋渠渠文選注引七依作蘧蘧可證范云地也差繆略云左氏作蘧按唐

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蒢石經公羊作蘧篨也舊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次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爲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遂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蘧篨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意未必與賈氏同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注據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賵不言來疏注據會葬以禮書○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注歸含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三兵死壓死溺死疏杜云諸侯奔喪非禮不別同姓異姓與何氏異○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明彼言來

者有刺譏此自如常文言來非爲早晚施但解弃喪非禮雖及事亦非禮也釋名釋姿容云弃變也有急變弃赴之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弃言之○注禮天至禮書○禮記疏引之異義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諸侯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駮無考然當周初千八互國若皆會葬列土封疆輕乘所守似非藩屏之義蓋同姓同盟者有會葬禮故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無識文彼傳又云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是也通義云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也按同盟諸侯不得過多何至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弃喪專指有服者言則弃喪之國亦僅矣無服者會葬亦必同姓之國也邾婁與曹既非同姓又非甥舅姻亞是無服也故以非禮書○注禮有至溺死○舊疏云春秋說文釋文壓死作厭死於弔反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植注云畏者兵刃所殺也又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絏之中者乎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按畏死之說盧王二注均勝鄭義三者皆謂死於非命者孟子盡心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王氏原謂犯法獄死者若其非罪而在縲絏則不爲犯法矣盧氏所云則祭義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故皆非正命也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問曰大辱加于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官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居昭穆之位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是也喪服殤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緦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關行畏厭溺者然則此三者不弔故服亦降於成人矣檀弓疏云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夫兵死溺死果其身殉君父損軀成仁亦能不弔乎又不可厭論矣舊疏云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

按何氏因論奔喪會葬廣論弔禮爾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三日姒氏穀梁作弋氏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注】姒氏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疏】注姒氏至妾子。校勘記出鄭公云諸本同誤也鄂本作定公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定公姒氏杞女者以杞爲夏後姒姓也不稱夫人知其爲妾穀梁傳妾辭也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注】據母以子貴【疏】注據母以子貴。隱元年傳文也彼注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成風是也按襄公母定弋昭公母齊歸皆妾子爲君稱夫人者也故據以難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疏】注未踰年不稱公。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注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是未踰年不稱公也踰年稱公亦係臣子之稱故其生母即尊稱夫人而諸侯自稱猶稱子也通義云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遂尊其母爲之末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疏】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

月辛巳朔小五月庚戌朔大六月庚辰朔〇往是後至君舍〇衛蒯聵犯父命即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盜殺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弒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中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詳略互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上注云無服者會葬故不發非禮傳也通義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范云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皆以會葬非禮非公羊義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注）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蓊脯時（疏）校勘記出日下昃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昃改昃非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昃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爲雨止非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藏靈臺碑日稷不夏鄘閣頌勋勞日稷分維患勤費鳳別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昃稷音義同故尚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侯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

注稷讀曰側拔白虎通論篇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
乃克葬明應葬而有詭也作昃與鄭氏書緯注合伏據齊地
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者
不正之謂日過中則不正故日側說文作厢在日部从日仄
聲其正字也昃皆俗體側取其義稷叚借也包氏愼言云
九月丁巳爲月昃之昃九日戊午月之十日也○注昃日至晡時
易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鄭注言皆有休
已無常盛見脩疏公羊問答云問昃日西也何也孟喜周易
章句厢日在西方時側也問又日下昃蓋晡時何也日此如
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日至於
悲谷是爲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拔說文厢日在西方時側
也从日仄聲易日日厢之離又中候注下側日西之時周禮
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注日昃昳
中也淮南墜形訓東西方日日昃區

辛巳葬定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又有辛巳爲葬定弋之日十月之三日不蒙上月也此定姒穀梁亦作定弋

定姒何以書葬〔注〕據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疏〕注據不稱小君○正以春秋夫人皆書葬我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莊三十二年書子般卒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君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而書葬故據以難正以哀此時雖未踰年終是成君母以子貴故成其母葬與子般之終不成君者殊也是

以隱公之母稱夫人書其甍隱公時已踰年故曰夫人子
氏甍宜書葬而不書其葬者隱二年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
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
明乎此則左氏於隱三年書君氏卒爲聲子者其誤不攻自
明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疏）
注哀未至正之○正以哀雖未踰年然已君矣故得稱其母
尊所以書葬母以子貴義也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儀禮喪服
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
私親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緦是
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按辛
巳先儒皆以爲閏九月春秋凡失禮則書閏不告月及閏月
葬齊景公是也此妾子禮得數閏故不書閏若如左氏以定
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則適母之喪不以閏數則
當書閏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
月矣

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竝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
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舊疏云未
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勢讀之乃可
解按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

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彼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卽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彼下文主妾之喪疏引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其後崔氏所云謂攝女君者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以祭使其子主祭者不在廟中其子爲君者則穀梁所謂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矣范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皆以屈父之尊不得伸其私恩故也是以喪服天子諸侯庶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喪服記所記公子爲其母之服在五服外者是也父沒爲後則爲緦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其不爲後者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大功章大夫之庶子

為母謂父在者也士庶子為其母如眾人也又服問曰君之
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
也即緦麻章所云是也馬融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
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緦也所以緦者彼傳云有死於宮
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故也若然曾子問又云古者天子
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彼
疏云練冠乃異代之法是也為禮經所記別制也○注如未
至夫人○舊疏云未踰年之禮則無諡今此定妣如未踰年
君之禮而稱諡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通獲云雖末
踰年其義成為君當得為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皆葬
之例辛已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啟
禮也○注曾子至禮也○舊疏云引之者欲道定公方月喪
定妣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妣若其
同月當定妣先葬矣按舊說非是定妣後定公兩月死定公
之喪猶在殯仍是並有喪所以不從先輕後重之禮者以定
妣妾母不得援尊同當禮相例也彼記云曾子問曰並有喪
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疏並謂父母也親同者
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明妾母與父不得云並也鄭又云同者
同月死然下皆言葬事明葬前皆然不必泥同月也故記又
云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
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
先重而後輕禮也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

者殯當爲賓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何氏總而引之故但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啟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其啟殯未啟之先哀次之朝夕奠則先父後母與後父之虞祭同也故正義引皇氏曰葬是尊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又引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竪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是也又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引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合父死在前月而同月其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然則並沒則先葬母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祔俯飾父喪在殯未忍爲故云待後事後事謂葬父也雖葬母仍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合變服也然則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卒事之日即反服重也故通典引周續之喪服答問云葬奠之禮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是也又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

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正義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若先遭重喪後葬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衰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喪服小記又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左於男子正義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則俱七寸五分之一帶則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斬衰既虞遭齊衰袝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故云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婦人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

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絰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殺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殺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會子問云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其父母以下服皆不得除也其非殤長中降在緦小功者亦弗除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明正服在緦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為其降在緦小功為本服在大功以上服中故為之著服而又為之除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穎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殺喪者已練祥矣疏云依禮父在不為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庚氏又云後喪既穎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也穎即葛謂既虞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殺喪是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殊也閒傳又云斬喪之喪既

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
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
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
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吳射
慈云斬縗既葬縗裳六升男子絰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絰
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
兄弟齊縗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
衰帶也絰斬衰之葛絰謂之卑者未於尊也婦人易首絰以
麻亦謂之包帶斬縗之麻帶謂之特則弗既葬服上服六升
之線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絰上服之葛絰也若斬衰
既練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
除要絰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
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
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
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斯之葛帶是謂之直葛然則檀弓
所謂婦人不葛帶者謂齊斬之婦人也其齊衰之喪既虞卒
哭遭大功之喪則麻葛兼服之兼猶兩也謂齊衰既虞卒哭
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
首服猶服齊衰以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矣專
据男子言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
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服問云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
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又云小功不易衰之練冠

如免則絰其總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謂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此哀公服妾母之喪依禮經止總又在三月以內其無所變易可知

冬城漆〔疏〕杜云漆邾庶其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鄒縣北馬氏宗槤左傳補注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顧容釋例云漆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得漆而遂都之彼依左氏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邑曰築都曰城傳爲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終

子汝芬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公羊義疏七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哀元年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二下注卷十一魯世家定公卒子將立是爲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穀梁疏云公名將定公之子敬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諡曰哀周書諡法恭仁短折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將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注 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戌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戌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 疏 注隨微至微爾○舊疏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

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
爲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襃乃得稱侯如滕
侯薛侯之類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于或稱薛伯
故知隱篇稱侯出朝新王得襃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襃二
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爲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
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
於諸侯故得見經按春秋爲明義之書豈以楚之德怨爲進
退楚爲諸國僭亂之渠隨即復楚有何足錄杜之謬妄可爲
極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圍蔡之事因仍其
本爵書之非義所繫亦如胡頓牟葛之爲偶一二見耳殺梁
注云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
微爾即本何義○注許男至自復○下十三年有許男成卒
知許男爲成也許男斯見滅在定六年如成爲自復者以昭
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爲楚所歸書以見不
與專封專受今成不見歸之文故知自復也通義云何氏
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自不與專封之文陳蔡爲楚
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白復即不復書足與彼相
起也○注斯不並可知○校勘記出滅以歸云閔監毛本同
鄂本上有從字此脫定六年書鄭游遨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書以歸見斯不死位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
有元公成悼公孫也按下十二年釋文成本亦作成則成即
成宜爲斯子斯不死位當絕成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雖不

例專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者正以許男斯書滅以歸其不死位惡已見是以此處從省可知也舊疏云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爲惡文正以定六年書已著是以此處不見是也

鼷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疏】注災不敬故○與定十五年同彼注亦云災不敬也穀梁作鼷鼠食郊牛角傳云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杜云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蓋即此解定十五年傳漫也之義公羊亦不言所食宜與彼同五行志中之上哀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肅身奔于粵此其效也

改卜牛【疏】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斥未牲者也

夏四月辛巳郊【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義云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穀梁傳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又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疏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即伐之內惡已明而不諱者爲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惡故諱此恩殺惡輕可不諱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注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穀梁傳云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漷東沂西爲邑名按漷東田沂西田謂近漷之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注漷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漷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

春秋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云漷水出漷山東則流于邾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漷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駘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今兖州府費縣爲邾之沂田此沂西田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流經魯之雩門者爲魯城南之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是也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爲齊之沂水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是也大事表又云此爲邾之沂俗呼小沂水非沂水縣之沂也出兖州府費縣漷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注邾婁至上同○亦以在期外惡輕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癸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句繹邾地方與紀要葛嶧山在兖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葛聲同而誤○注所以至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戰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舊疏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又云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

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卽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及諸侯者問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問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有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宜云州仇何忌及邾婁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衞之邑也〔疏〕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衞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衞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衞之河上邑曷爲不言入于衞〔注〕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衞〔疏〕注據弗至于衞○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未入國辭而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同是又爲已入國辭故曰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不言于衞故据而難之正以戚與帝丘相去非遠旣已納于戚卽是入衞而經只云于戚故傳

言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晉言之也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以蒯聵對輒言之因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郤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亂賊也丁履恆曰父有子者蒯聵為父輒為子蒯聵似可有輒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蒯聵為子靈公為父蒯聵靈公所逐輒乃靈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衛也拔父有子宜如何義傳為中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假靈公蒯聵言之也穀梁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注不貶至得蒯聵也○舊疏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文十四年郤缺納接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以納父罪不至

貶也故明不得也者正蒯聵無惡又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
按注義極正蒯聵得罪于父但不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
輒受國于祖義不合讓有悖祖命得國之後卽宜遣迎尊崇
不改如禮經所謂廢疾不立者庶爲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
無惡而不得爲輒拒父故不貶蒯聵以起之也○注不去至
國文○舊疏云正以交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接蓄不蔡郗
妻者見挈于郤缺也令此不見挈者不可醢無國文是也○
注輒出至父也○舊疏云知輒出奔者正以蒯聵之入故也
諸侯之禮當死位若其出奔皆書責之此不書不責輒之拒
父故也按何氏不知何據蓋亦公羊外傳諸書詰則公羊家
以此年蒯聵卽得國輒卽出奔矣史記衞世家云簡子送蒯
聵衞人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人入宿而保衞人亦罷兵出
公輒十二年孔悝納蒯聵輒奔魯孔悝立太子蒯聵是爲莊
公左傳大同均與公羊說異如何氏義則輒未嘗拒父矣惲
氏敬先賢仲子蒯立石文日衞公未嘗拒父也衞靈公生于
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
子蒯聵先有姊衞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
聵入戚二年春圍戚高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
圻衞出公輒論世以衞公輒爲拒父輒非拒父者也其拒蒯
聵君夫人南子爲之非輒意也輒向可與爲善者也借乎有
孔子而不能用終身負惡名而不敢辭耳靈公薨時輒至長
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

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已定勢不可爲矣彼皆據左傳輒雖久立而不嘗拒父爲說也按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蒯聵子父易位謂不以蒯聵爲子而以孫禰祖也則負氏之說信矣○注主書至子同○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蒯聵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爲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于同義也舊疏云蒯聵犯父之命其惡已明晉爲伯主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書者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

包氏愼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鐵栗同部字得段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

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衞鄭無恤御簡子衞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衞太子自投車下即此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爲王合里即鐵丘也一統志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輿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衞靈公

疏

解詁箋云蒯聵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拔劉說是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既不以蒯聵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蒯聵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即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没爲後也韋注没貪也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蒯聵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拔俞說非是爲人後者爲之子謂支子人後大宗也大夫士立後必以次非如天子諸侯可以弟後兄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父春秋譏之天子諸侯立後即喪服斬衰章所謂爲人後者疏引雷次宗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

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禰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與輒後盡公似同而異以孫後祖則喪服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注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引鄭志趙商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則孫為祖後為之服斬為其承重故也而祖孫稱謂仍自無故自不得以祖為父故父卒仍宜斬而臣下從服期也若如何氏謂輒卽為盡公子則輒責置嗣贖於何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非蹈夫子所責與是以朱子於宋孝宗之喪主鄭志立論詳宋史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嗣贖雖見逐於父義不合去而謂嗣贖不得以盡公為父亦於理乖要之為後與為子少殊不得混為一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邑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瀆地理志沛郡下蔡下云故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

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按漢沛郡之下蔡於今爲鳳陽府壽州地○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以上文爲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注州來吳所滅原文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疏注稱國至之辭○傳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爲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爪牙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疏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蒯瞶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据晉至問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

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齊國夏爲兵首不加叛文故據以難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繁露順命云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衞世子蒯聵是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衞者順上文辟圍輒疏通義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父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爲父拒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衞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以悖靈公之命迎蒯聵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撥孔氏曼姑之義甚正繁露玉英云難者曰公子

目夷祭仲之所爲之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苟息曼姑非
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
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
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旣
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注曼姑至
距之○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校勘記拒當
同傳作距下同○注曼姑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
盡公之臣也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蒯聵矣引傳十年
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
可謂信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按舊疏非是
注意以輒旣出奔蒯聵已立蒯聵靈公之世子則曼姑亦蒯
聵之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注拒之至而已○
正以曼姑受命于靈公故得距而下爲輒故又不可以子誅
父故但得距也輒記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
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
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然則曼姑爲靈公討蒯聵其
郎爲天誅紂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祖父母皆斬故
乙毆母而甲殺之蒯聵得罪靈公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
罪不至死此時亦但與子爭得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
之而已不可以子誅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
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
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

者因孫而遜言之或容兄弟之子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注傳所至明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立輒今蒯聵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注不言至圍戚輒○舊疏云蒯聵去年入衞今而圍者止應圍衞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衞則恐去年輒蒯聵入于戚今年圍衞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

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注〕據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聵爲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疏〕通義云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蒯聵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爲有王父之命也

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疏〕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知輒之義不可距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爲

曰可〔疏〕漢書雋不疑傳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通義云傳言可者謂衞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按雋不疑傳其亦云謂蒯聵違命衞人可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

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疏〕禮記

〔疏〕引異義云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駮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即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

以王父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疏〕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而以王父命辭也

是父之行乎子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疏〕注是靈至義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拒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蒯聵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聵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似與蒯聵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蒯聵則可

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誣公羊有助子仇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疏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注以父至私事○正以父子私恩國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公義也

以王事辭家事注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注聽靈至法也○校勘記云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

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疏注是王至諸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舊疏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聵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

公於蒯聵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雖得至者也
○注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蒯聵究屬為子拒父故不
衞[illegible]義之高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為而公羊不
責其拒父何也曰蒯聵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
之不為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間者未盡其道耳非謂
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為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
公養者江熙曰經書衛世子蒯聵援鄭世子忽為比不知春
秋異義不嫌同辭蒯聵之稱世子聵自世子之晉人世子之
衛人不以為世子也靈公之語公子郢曰子無子則靈公不
以聵為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蒯聵為
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剸澤之盟叛晉連年興
齊伐晉晉人雖殺涉佗以謝而衛終不回也繼又謀救范中
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蒯聵于戚挾世子之名
以要衛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為戰猶知
行母于王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聵為人子曾其母之不知
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聵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
絕也考之左氏聵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為通外內之
言則國人之不義聵而莫肯戴聵也明矣然國人弗戴聵而
輒為其子能曼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
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烏得而禁之聵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
圖戚皋陶之執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為國可以拒之也

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父子重於天下有司執法爲天下法也法之在天下者君不可枉則常赦天下以全父子聵者靈公所弗子而輒不能不以爲父輒不能竊負而逃然若超然遠引棄衛國如敝屣聵雖頑嚚其子知有父而已不知有父安然處其位乎夫子之不爲謂其所以感格者無衛也仗義執言穀梁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臯陶之爰書瞍無所迯其罪凡此爲齊國夏言之爲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爲輒言也輒之義知有父子而已春秋於聵之入没輒出奔之文亦以始違而其後之所處猶未爲失也江熙范甯徒數舉其父子之孰當立孰不當立則父廢而輒以孫爲祖後因無惡於天下矣況靈公以夏卒蒯聵以六月入戚父在殯而偃然稱兵以圖復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變矣江范所言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故也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於天下哉包氏此論極平允而於何氏雖得正非義之高者義猶切當也○注故冉至爲也○論語述而篇文校勘記出曰怨乎求仁而得仁云郭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煌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者衍文舊疏云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

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氏所引論語當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據何晏論語改之舊疏又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求正以求爲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役役而怨周王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爲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注主書者善伯討○舊疏云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逐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

〔疏〕包氏愼言云四月書甲午月之朔日○注此象至爲主○蔡大夫專相放即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楚者即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爲主者即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四甲午地震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

哀公孫越事

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十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注據禮至其廟○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後用貢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之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注據立武宮言立疏注據立至言立○見成六年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雅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臣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僖廟定公時猶未立此

也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疏】注謂內至省文○舊疏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之類適義云春秋之大法凡土譏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為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春秋正蕭云竊謂書隨郈不書城郈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以季首惡也左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之廟本未毀與此異拔三家皆出桓公而季氏得政在僖公世故僖十丘年震其季夷伯之廟此蓋季氏所立

何以不言及【注】據雉門及兩觀【疏】注據雉門及兩觀○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

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疏】注親過至適等○正以桓僖皆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外皆所當毀討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宜毀者也左疏

引服虔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尊卑出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盡當毀是也通義云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桓宮僖宮【疏】舊疏云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今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上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說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注災不宜立〇舊疏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史記注引服虔云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之有火災知其為桓釐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又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桓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左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為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為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為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

傳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疏左氏穀梁作啟陽開者爲漢景帝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興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啟爲開也杜云琅邪開陽縣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鄅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于邾遂爲邾地近季氏費邑魯既取鄅東沂西田則邾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鄅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四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疏注稱人至故貶○舊疏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

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郎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郎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郎此文是來而言作威者郎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放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三日○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者治入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郎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變闊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鄂本閩監毛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泰按泰伯自昭定而後不至歷國數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是所引舊說不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包氏愼言云公羊經三月有庚戌据厤爲二月之二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疑公羊誤校勘記出盜殺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殺作弒此釋文及左氏釋文皆作殺音弒惟穀梁經作弒按作殺者釋文本也公羊左氏疏本宜皆作弒後人据釋文本改疏本也二傳並云此稱盜以弒何則經文作弒明矣

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注）据宋人弒其君處臼稱人（疏）注据宋至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處臼是也彼傳云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据彼以難

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注[illegible]於稱人者○舊疏云[illegible]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賤乎賤者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illegible]乎才詔儀奈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illegible]雜乎雜辰乎辰柔問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略同蓋謂賤者稱人稱盜則又賤之至賤者矣

賤乎賤者孰

謂〔注〕據無主名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疏〕通義云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舊疏云若其刑訖當有刑偁即襄二十九年夏閽弑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注蔡侯至深戒○舊疏云卒誥爲終也○注不言至義同○即襄二十九年閽弑其君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舊疏云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盧鏜論周秦云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注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是也錢氏大昕荅問云書閽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疏）通義云左氏以爲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爲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按三戶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南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間矣水經注伊水篇又東北逕新城縣南胡氏渭云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爲縣案左氏穀梁作戎蠻子古蠻曼同部叚借字

赤者何（注）欲以爲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疏）○注欲以至名歸○即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故據以爲難毛本言畀誤以畀○注欲言至問也○舊疏云欲言赤亦是戎曼之微者自歸于楚則微者之例不當言見故以不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據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疏）通義云弟子讀經文似晉

人執戎曼子爲一事赤歸于楚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
故設問云爾按傳已明言赤戎曼子之名也似不必疑赤歸
于楚爲一事矣○注與執至于宋○彼傳云其
言异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故與此書歸于楚異子北宮子曰
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
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
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于
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
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
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戎曼子不言
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則是伯者執人歸京師無異
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
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至意也○校勘記
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名而言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
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注前此至于楚○
楚滅頓胡卽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十

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而國蔡卽上元年楚子
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還于州來見上三年通義云引
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戎曼子歸于楚欲言晉人執
則醢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
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
正以衞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
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似與伯
者執人歸京師同故辟其名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執
者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
若晉非伯討也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
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〇注言歸至
師楚〇舊疏云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界宋人諸侯
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爲京師故也按此所
謂不沒其寶也〇往主書至誅之〇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
欲惡晉以楚爲京師背叛大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
京師自罷甯知不惡之者正以宜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吳楚
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吳楚僭號不書葬一讓而已自餘
京歸自置之事理應不讓故云爾包氏愼言云按伯者帥諱
侯以供命于天子者也晉爲諸夏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僭
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爲楚執也晉爲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
也故坐以背叛當誅拔晉人而京師楚則
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爲地震之應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蓋所見本異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馬本作薄左傳昭元年云蒲姑商奄釋文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備篇湯嘗約於郼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薄三字通讀書叢錄云蒲是蒲字之省亳古字通用尚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字尚不省通義云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與亳音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為蒲字轉寫脫下寸耳

蒲社者何注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注据鼓至言蒲○見莊二十五年○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蒲社至魯竟○舊疏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令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按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注

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聽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疏云說者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此皆以爲殷社者也何氏以爲亡國之社在魯覺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即蒲亦即薄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爲周公所滅蓋即分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晏子所謂薄姑因之是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謚不可考因即舉其地爲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非奄君名蓋魯既分得薄姑氏地因立彼國之社以示誡所以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所云問于兩社是也若以爲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云鳥鳴于亳社是也豈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自戒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繫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曾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其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日亳社災董生所說多與何邵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馬本作薄姑何部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挍孔氏邊左穀之說以駁何氏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爲屏示戒未必諸國皆有也書缺有問固然何各國不聞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

〔注〕封土爲社〔疏〕廣雅釋詁社封也○注封土爲社○白虎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之子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當同鄭說

其言災何〔注〕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疏〕云禮記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

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疏〕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蓋柴即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辟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之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于之門用木爲車箱則爲棧棧車亦爲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涔罶

雅釋器云槮謂之涔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涔說文木部栫以柴木雝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校廣雅釋木校標柴也故周禮夏官主養馬者稱校人也是也左傳哀八年吳因邦于於樓臺栫之以棘亦卽柴其下之象故說文木部以校爲木因亦謂編木繫人使不得外達此社用柴遮塞故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蹶云編之以阜棧阜棧卽阜棧也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趣舍聲邑以柴其內柴亦取義爲塞也○注擯柴至者戒○漢書王莽傳古者嗥逆之國旣已誅討四墻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棧謂以養薇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陽塞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作一見以爲戒也白虎通社稷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露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月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通典禮五引白虎通議作柴舊有兩社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朝廷執政之處在其中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社以自儆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禮春官喪祝云掌勝

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尸秋官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疏）不直言何以書嫌止主問災也○注戒社至上也○陳氏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諸侯有誡社也俱不云有亳社蓋各國各有誡社與○注災者至云爾○舊疏云是後至驂乘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事彊吳末邾所指五行志上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見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日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亂之物天災

之者若曰借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徹而後告可去此天意
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
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
災兩觀桓僖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時燔其不當立者以
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
災者魯未能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
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專就魯論義載
近切惟謂亳社不當立未知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
春秋託王於魯蒲社而災聖人故卽假以示王教誠幾焉經
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故云亡國之社
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令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
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
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薄社北牖注薄
社殷之社殷始都蒲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
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名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
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
不知蒲爲亳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工所以威
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
失警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辟魯衛之聽
命于吳天以爲王教絕滅故災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
其誤三也范法穀梁最得經傳意拔如亳爲股社則古天子
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守予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只使諸侯

知所懼戒不得畏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合至各國稟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諸辭並非凡造均不得據以相難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不范云不書弒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旣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祗皆作作比後世叚用毗字又譌作毗也周易比象傳比輔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臍也今作毗通爲毗輔之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衞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著臼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楚子昭卒不書閏疏注据楚至書閏○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書閏故据以難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疏釋文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注謂喪至爲數○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爲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

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
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
而小祥又朞而大祥舊疏引鄭志荅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
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
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
者謂功總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
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
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然何氏竟指
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齊之
臣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
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末失雖以
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以月數者得以閏數
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耳不必謂齊之臣子服
景公以大功以下也下傳云喪數略也必非指葬言
喪曷爲以閏數（注）據卒不書閏（疏）舊疏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喪數略也（注）
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通義云喪數沽略包氏禎言云九月至十二月
方四月未及葬期時麻閏十二月齊以有閏月爲合五月之
期故經特書閏以著其失其說是也○注略猶殺也○苟子
天論云養略而動希注略減少也文選注引圀語賈注略偹
也管子修靡云略近臣注略禮謂不繁也皆與殺義通○注

以月至閏數○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舊疏引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就鄭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

按穀梁說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十一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